

江上越：一个误解的时刻，所有的面具都掉下来了

Etsu Egami: In a Moment of Misunderstanding, All the Masks Fall

2021.12.18 - 2022.1.15

策展人：建畠哲

Curator: Tatehata Akira

文章：杰罗姆·桑斯

Academic Article: Jérôme Sans

展览致谢：东京艺术智库

Appreciation: Tokyo Art Thinktank

地点：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空间

Venue: 1st space, Tang Contemporary Art, Beijing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将于12月18日（周六）下午4点，在北京第一空间推出日本艺术家江上越（Etsu Egami）的个展“一个误解的时刻，所有的面具都掉下来了”。展览由建畠哲（Tatehata Akira）担任策展人，由杰罗姆·桑斯（Jérôme Sans）为展览撰文，展出江上越2021年最新创作的“彩虹”系列绘画。

“我珍惜擦肩而过的面容，尽管其中更多的是误解和错位，但毕竟是感悟人生交流信息的契机和开端。”

——江上越，2021

作为日本战后崛起的第三代当代艺术家中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家之一，江上越的创作实践探讨了交流中的障碍，她通过从声音到音频录音、影像和绘画等多样化的媒介形式，将肖像艺术引向一个全新的维度。江上越1994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在美国度过了她的少年时代，后来进入中国中央美术学院（CAFA）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国立设计学院（HfG）学习。作为一个永久的外国人的成长经历，使她能够跨越几种语言和文化展开她的艺术实践。在这些短暂的经历中，她意识到“语言是只能被感知、却不能被解释的”，而“人与人的交流，不是为了更接近彼此，却是为了度量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个关键性的“距离”，成为了她深入探究人类处境之本质的路径。在这些她的母语不被言说、不被理解的地方，江上越遇到了无法沟通的问题，但她亦发现了其中无限的可能性。她的人类学调研最终形成了画廊内一系列以个人肖像为线索的作品，她邀请观众去感受相同的困惑。事实上，江上越正是将分享个人经验作为她绘画行为的先决条件。

江上越的毕业作品《这不是误听游戏》（2016）是一件持续进行中的作品，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当下盛行的对肖像的迷恋，这种迷恋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在这个自拍和社交网络的时代，它已经成为隐藏个人真实身份的面具。江上越的作品诉说着

艺术家所从属的“加密一代”（cryptogeneration）被其对自身形象的自恋情结所搅扰。千禧一代经历了从前互联网时代到后互联网时代的过渡。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生活在地球两边的人们都出现了社会疏远和不确定性的感觉。他们的生活成为一个永久记录的对象。在江上越的作品中，这个逻辑同时包含了连续性和断裂性，它将交流过程本身及其与其他人的关系，作为所有社会交流的基础进行可视化呈现。在最近疫情发生后，江上越也开始关注因社交隔离而凸显出来的人类交流之多样性，是如何使我们的交流方式变得更加复杂的。通过一系列的肖像画实践，江上越试图反映出人类的多元化，以及我们如何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断裂中求取共存。

江上越的创作聚焦于脸庞，并着力于处理一个波动的、不稳定的、无限变化着的状态，以之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替代。通过对脸庞产生兴趣，我们得以窥见个体如何表现自我，以及伴随个体的自我概念和世界观之演变而形成的范式。由于社会首先是由它对自身的观念所定义，因此脸庞就成为了投射和反映一个时代之时代精神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媒介。脸庞揭开了一个人不完整的、暂时的面纱。它不是为了某个个体而存在，而是为了许多个他者。每一张脸庞都有着无声的语言，但脸庞也是身体上最有活力、最敏感的部位，无论你是否愿意，我们都会以它示人。

江上越的创作游艺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并且打破了虚幻性（写实主义）。她瞬息万变的、充满活力的笔触在水平线条和丰富的色彩带中组合起来。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观众所站的位置，这些绘画呈现出主题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让眼睛在绘画中徘徊、适应和创造自身的路径，以便重新组合出人的形象。江上越处理着图像的外在表现形式，她在模糊的肖像画中制造一个“故障”，一片视觉的白噪音。它们就像计算机生成的图像一样，受到了像素变质的影响，亦如语言性的理解一般被加密。通过对图像的模糊处理，江上越召唤出渗透在自然世界中的数字数据，同时也证实了在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虚拟和现实之间不断增多的孔隙。在一个图像饱和、因人工智能和社交网络的普及而不断产生新图像的世界中，数字工具即是视觉的延展。每个时代都根据其所掌握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塑造着身体、心理过程和集体个性。在我们当下的时代，脸庞已经进入一个不断变动、流通和重复的经济链条中。它成为一种自我认同的象征和个性解放的源头，但同时也自愿服从于各种社会规则。如果说每幅肖像都是完全孤立的——在其自己身的宇宙中存在，并且没有任何融合或接近他物的意愿——那么，将它们连接起来、并从一块画布到另一块画布上不断循环再现的彩虹色，就是对人类多样化的认可。从灰色地带到象征希望的彩虹色，江上越的肖像画为人类的交流和共存铺展开一条既具有普遍意义又多样化的道路。

然而，江上越的油画肖像实践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她的过程和美学是不能被简化为绘画媒介本身的。她表达了想要回到古代绘画起源的意愿，以更进一步参透人类的本质，只是对她而言，肖像画无疑是声音、语言和人类表达的物质化呈现。为了实现一幅肖像，她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进入听觉和视觉的交汇处。江上越让她的模特聆听外语，并画出他们试图破译时的面部特征。她的《这不是误听游戏》引发积极的聆听，但却带来一种故意而为之的误解。她探索不同感官如何通过认知过程而进行连接、合作甚至是交流。她揭示个体遭遇到误解的时刻——当所有的面具脱下来，一种直觉的、亲密的表达便重新浮现出来。这里不再有面具，只有人的真相被表达出来。

语言先于我们存在。我们完全浸泡在语言中，并将它整合到一个社会过程中。江上越的创作就是在处理这道裂缝。她揭示了语言如何充当感官世界、个人认知的世界、个人性格、记忆

和文化之间的过渡，以及艺术体验如何成为一种语言本身。她指出了缺少参照物和对话可能性的断裂。每个个体都基于预期投射出一种理解的视野。人类的大脑亦依赖于相同的区域来理解现实、用母语说和交流。但当一个人被引导学习一种外语时，大脑运作的区域就不同了。而建立神经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连接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个体必须改变他的整个认知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对江上越来说，误解是交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她的跨文化背景下，误解是无所不在的。

事实上，语言的多样性是不稳定的。在巴比塔的故事中，这种多样性已经被认为是阻碍人类语言统一、使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由交流的障碍。在我们冲向未知、冲向对我们来说是“他物”的东西时，一道裂缝——一种难以言喻的距离，横亘在我们面前。当心智活跃时，它试图摸索和包含现实，试图破译和进入理解的世界，但每种语言都是其自身的世界。绘画就是一种语言，它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翻译和交流的对象，而是一个有关解读和接收的问题。就像语言一样，它具有一种交流的逻辑和多重含义。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看来，艺术作品有着无限的意义，他承认在他的解释理论中存在误解。在所有附着于这位哲学家名字之上的新名词中，“延异”是最著名的一个。对德里达——作为江上越经常提到的对象——而言，延异是不可想像的和无限的。它的痕迹被掩藏、被抹去和被遗忘，我们只能通过它被抹去后留下的痕迹或者它生成的一连串其他词语来谈论它。它从未被铭写在任何语言中。没有一个词可以将它概括。那么对德里达而言，言说就“绕行”于被铭写在语言中的东西，以及没有被铭写在语言中的东西：延异。这意味着闯入自我封闭的语言，去欢迎一位不可理解的“客人”，而他迟早要以其他方式说话。江上越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交流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面前，并且不怯于由此而来的改变。为此，人们需要不断地处理不适感和异质性，即对他人做到完全开放……江上越的肖像画处理了对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特殊体察，这并非是被简单给予的，而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占据。语言将我们抛出自身，抛向现实世界，抛给他人。它将我们放置在一种迷失方向的处境和与语言的对峙中陷入口舌之战，我们必须同意输掉这场口舌之战，以便找到更好的方向。从互动到共存，从灰色地带到彩虹照耀，从突变到进化，从数字到模拟——江上越将语言的模糊性、人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距离描绘出来。

——杰罗姆·桑斯（Jérôme Sans），2021 前法国巴黎东京宫艺术中心馆长